

編號：19

古從軍行

李頎

白日登山望烽火¹，黃昏飲馬²傍交河³。
行人刁斗⁴風沙暗，公主琵琶⁵幽怨多。
野營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⁶連大漠。
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
聞道玉門⁷猶被遮⁸，應將性命逐輕車⁹。
年年戰骨埋荒外，空見蒲桃入漢家¹⁰。

一、作者簡介

李頎（約公元 690 – 751），趙郡（今河北趙縣）人，居潁陽（今河南登封）。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公元 735）進士及第，後調任新鄉縣尉，及後歸隱不仕，於潁陽煉丹求仙。李頎工詩，尤擅寫七言歌行，所作邊塞詩發調清越，善於鍊字，而又豪邁奔放，在唐代詩壇上早已名重於一時。

二、背景資料

《從軍行》原是樂府舊有的題目，三國時便有左延年作《從軍行》，郭茂倩《樂府詩集》內也收錄了五首王粲所作的《從軍行》。從六朝到唐代不少詩人都以此為題下筆，標目或有小異，但內容上都是講述軍旅生涯與邊塞生活的艱苦。李頎所寫的這首《古從軍行》，於樂府舊有題目上加一「古」字，在刻意突出仿效古樂府成篇的同時，大抵也不無借古諷今的用意在內。

三、注釋

1. 烽火：古時邊防報警的煙火。古時守邊的軍士，遇有外寇或盜賊，日則舉煙，夜則舉火作為警報。
2. 飲馬：讓馬喝水。因為「飲」字在這裏作使動用法，解作讓其飲，所以要讀去聲。㊦[蔭]，[jam3]；㊧[yin]。
3. 交河：即交河城，屬漢代時車師國王所建，城址在今新疆吐魯番縣以西。唐太宗貞觀年間於隴右道置交河縣，交河城即在交河之上。
4. 行人刁斗：行人，即出征的人。刁斗，古代銅製斗形有柄的行軍用具，白天用作炊具，晚上擊以巡更。

5. 公主琵琶：漢武帝時以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為公主，遠嫁烏孫國王昆莫，令在馬上彈琵琶作樂，以慰公主道路之思。其後送王昭君遠嫁匈奴也是如此。
6. 雨雪紛紛：雪像雨一般紛紛落下。因為「雨」字在這裏作動詞用，解作像雨一般降落，所以要讀作去聲。雨：ㄩˇ[遇]，[jyu6]；ㄩˋ[yù]。
7. 玉門：即玉門關，漢武帝時設置，為通往西域各地的門戶。故址在今甘肅敦煌西北小方盤城。
8. 遮：遏止或阻隔。《史記·大宛列傳》載漢武帝發兵攻大宛，貳師將軍李廣利因道遠乏食而屢戰不利，上書求罷兵。武帝聞之大怒，遣使遮玉門關，並下令將敢撤退入關的軍士斬殺。
9. 輕車：古代兵車的一種，是最輕捷又方便馳驟的兵車。
10. 蒲桃：即葡萄。漢武帝時發兵西域攻伐大宛，前後發兵十餘萬人，連續征戰四年，最後與大宛相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得以採葡萄及苜蓿等種子回中土栽種。

四、賞析重點

歷來樂府中的《從軍行》都是敘述軍旅的苦辛之詞，李頎這篇作品沿用樂府舊題，故此在內容題材方面和舊有樂府就頗為一致。雖然本篇以《古從軍行》為題，加以詩內提到的地名和典故也主要和漢代有關，然而篇中對在位者肆意開邊而不恤人命的強烈諷刺，讀者只要聯繫到玄宗朝長期用兵吐蕃一事，作者借此諷刺當日人主窮兵黷武的用意便明顯可見。

這篇作品一共十二句，全詩每四句一韻，十二句就用上三個不同的韻部，內容上也剛好分成三個不同的部分。詩的開首部分，前四句着意刻劃邊地軍旅生活的艱苦。作者一開始即代入出征將士的身份去交代本篇主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兩句，便是從征人角度描述軍旅生活是如何的艱困。這兩句點出在白日高掛時既要為瞭望烽火而登山，在黃昏時分更要為放馬飲水而遠至河邊。從一天之內要為軍務奔走而先後登山涉水的描述當中，作者順時序交代戍邊士卒任務的沉重與艱巨，將征人為戍役驅馳而疲於奔命的苦況，極為形象化地在詩中交代。

詩的三、四句筆鋒一轉，寫經過整日奔波的征人一夜的所見所聞。「行人刁斗風沙暗，公主琵琶幽怨多」兩句，描述塞外夜裏風沙大作，在一片天昏地暗之中，清晰入耳的就只有軍中夜裏代替更柝的刁斗聲，與幽怨不堪的胡樂琵琶聲音。這兩句寫征人一夜之間目之所見，與耳之所聞，無非都是慘淡哀怨景象，與前兩句日間為軍務奔走供驅策的描述相互映襯，便極具體地將戍邊士卒軍旅生活的艱辛，與處身其間身心飽受折磨的苦況，在這四句繪聲繪影的描述當中，得以生動而深刻地呈現出來。

第五句到第八句是詩的第二部分，這部分着意刻劃邊地周遭環境的荒涼與惡劣。「野營萬里無城郭，雨雪紛紛連大漠」兩句，刻意地渲染塞外大漠的荒

燕與膠廓，寫士卒只能屯戍於萬里空曠的荒野，在一無城郭可供棲身的茫茫野外，征人處身漫天雨雪紛飛的荒漠之中，其間的辛酸與淒苦就更不待言。「胡雁哀鳴夜夜飛，胡兒眼淚雙雙落」兩句，寫生長當地的動物與土著，處身這樣荒涼惡劣的環境之下尚且夜夜淒怨如斯，那麼從中原遠赴邊地域的一班征人，究竟內心又是何等的悲苦，在這映襯之下就可以不言而喻。

第九到十二句是詩的第三部分，這一部分承前兩部分而來，從描述軍旅生活如何艱辛，與刻劃處身邊地的征人遭受惡劣環境折磨的苦況，到此轉而寫士卒飽歷煎熬後所要面對的悲慘結果。「聞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兩句，點出征人得悉玉門關既被阻隔遮斷，在再無路可退，甚至明白生還故國無望之下，唯有豁出性命追隨將帥拼死作戰。第十一句「年年戰骨埋荒外」，是點出土卒縱然肯拼死作戰，卻只落得埋骨荒野之外的悲慘下場。最後一句「空見蒲桃入漢家」，是寫年年士卒犧牲塞外，以性命換回的只不過是西域進貢中土的蒲桃而已。詩寫到此戛然而止，然而在這兩句對舉戰骨與蒲桃，在無數人命與區區微物的強烈對比之下，詩人對在位者好大喜功而妄開邊釁，兼且不恤士卒性命的譴責，卻是餘音裊裊地在篇中清楚傳遞出來。

這篇作品歷來最為後世所激賞的地方，便是其中含蓄委婉的表達手法。正如上文所述，歷來《從軍行》都是描述軍旅生涯的苦辛之詞，李頎在本篇內所要表現的雖然同樣是軍旅生涯與邊塞生活的辛酸與艱苦，然而全篇之內除了提到胡雁與胡兒的哀鳴與落淚之外，篇中對於邊塞士卒本身的描述，不過僅寫其朝夕要為戍役奔波，與處身惡劣環境下的所見所聞，以至抱必死的決心而已。收筆兩句寫征人下場亦僅作客觀陳述，交代出結果如此。故此在李頎筆下對征人的描述，在篇內其實並無任何苦辛之詞可見。不過在上述這些客觀的描述當中，作者藉着胡雁與胡兒置身雨雪紛飛荒漠尚且夜夜哀鳴落淚，映襯征人處此邊地的淒涼艱苦；又以年年埋於荒服的壘壘白骨，比對折損無數人力物力而換來的區區蒲桃，清楚見出在位者只知窮兵黷武而罔顧死人無數的錯誤。透過篇中所用這些映襯與對比手法，不但能夠將邊塞軍旅苦辛的主題鮮明地呈現，而且進一步對在位者以人命換邊功的不仁不義得以深刻地諷刺。故此清人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內評這篇作品便指出：「以人命換塞外之物，失策甚矣。為開邊者垂戒。」便是點出本篇針砭時弊足為在位者鑑戒的特點。篇中委婉地表達對征人屯戍邊地面對種種淒苦的深厚同情，以至對在上位者因肆意開邊而耗虛人命與國力的刻意鞭撻，上述這兩方面都在平實的描述與說明當中能夠明確體現，篇中這種含蓄蘊藉的藝術表現手法，就可說是深得「不着一字，盡得風流」之妙。

李頎詩往往重視聲律上的鍛鍊，像在本篇之中便大量運用近體詩的律句，不但令通篇讀來音調更加鏗鏘，兼之篇中又刻意用了不少如「刁斗」、「琵琶」和「幽怨」等雙聲字，和「紛紛」、「夜夜」、「雙雙」及「年年」等疊字，令整首詩在誦讀時音聲流麗而益加跌宕有致。除此之外，全篇在用韻方面

又能配合內容而變化，隨着內容的不同將整首作品分成個三部分，每部分便都用上不同的韻部，由此突出一篇在內容上的變化，甚至場景方面的轉換。另一方面，篇中前四句集中刻劃邊地軍旅生活的艱苦，所選用的韻部是聲調較低沉的平聲歌韻。中間四句在用韻方面便換上了收音逼促的入聲藥韻，正好配合篇中處身邊地荒涼與惡劣環境下，所遇周遭人事無不哀怨的描寫。最後四句點出士卒縱肯死戰，最終只落得埋骨塞外，無數人命空換來進貢蒲桃，這部分在用韻上又改用較高亢的平聲麻韻，從聲音上表現情緒的悲憤激越。這種在聲音上從遣詞用字到韻部選取的刻意安排，令音調與節奏因應通篇的不同內容與情感而加以變化，從而得以在聲調上更深刻地表現作品的感情色彩與主題思想，正是李頎詩的一大藝術特色。